



怀念烤烘笼的日子

□周汉兵

天气越来越寒冷,不由得怀念起烘笼来。想起烘笼,尤其是那种竹编的烘笼,浑身上下顿时就觉得温暖。

烘笼的逐渐消逝实在不知道是什么时候,但烘笼这种取暖工具曾经再寻常不过了。在我的记忆里,乡村人家几乎家家都有几个,成为冬季御寒最经济、最温暖的、最快乐的生活必需品。

烘笼构造简单,外面是竹篮,里面是瓦钵。用时,瓦钵中装上碳火,撮上一些已燃烧过的木炭灰盖上就可以使用,一钵好的碳火可以烤上半天甚至一天。

烘笼外面的竹篮,看起来简单,其实是需要技术的,除了结实,还要好看。烘笼上边要做个提梁,四周要镂空,既便于散热,又方便放置碳火进去。

烘笼,最考究的是碳火。木柴没烧过,放进去有烟,会呛人;烧过头了,没法持续发热,很快就熄火;碳火太毒,温度太高,太烤人,也容易烤糊衣服裤子。所以煮饭时,会根据煮饭时间的长短,决定是烧树桩这些“大柴”还是树枝这些“小柴”。

弄好的烘笼,站着或走动时可以提在手上,坐着时可以放在腿下或者把脚踩在上面。在屋外干活回来或者放学归来,捧着这个烘笼,一下温暖了许多。吃了晚饭收拾停当,一家人抱着一个或者几个烘笼围坐在屋里,聊聊家常。那时没有电视可看,没有手机可玩,但一家人其乐融融,严寒的冬天一下就觉得不那么冷了。

有烘笼呵护着的日子,总是温暖的。

烘笼虽简单,但我觉得很珍贵。可以说,这简陋的烘笼,陪伴我走过了童年和少年的岁月。那时没有电热毯,更不会奢望有空调这些高档货。在严寒的冬日,每当放学后,总有暖洋洋的烘笼,晚上做作业时脚下总有烘笼相伴。我知道这烘笼来之不易,为了冬日里烘笼里木炭充足,母亲从夏天就开始存储好的木柴;为了保持有烘笼可烤,母亲每天得想尽办法保持碳火不熄。烘笼里,保持的不只是温度,更储藏着延绵的亲情,给了我温暖的冬天。

对我们这些乡下孩子来说,用烘笼烧烤食物也是一件难得的乐事。我常常用烘笼的碳火,烧烤豌豆、胡豆、红苕干和耙红薯。烤豌豆和胡豆只是偶尔,把家里晒干的豌豆和胡豆直接放入碳灰里,几分钟,碳灰里便传出“噼啪”声,豌豆和胡豆就开了口,一下从火碳中跳跃而出,用筷子夹起来就可以吃了。而烤红苕干更是常事,乡村不缺红苕,每年红苕收获季节,我们总要挑选一些红苕,煮熟后切成条儿,在阳光下晒干或者置于灶上烤干,这就是红苕干。将烘笼里上层的暖灰拨开一点儿,放几根苕干进去,不一会儿红薯的香气就弥漫开来,随后会传来细微的炸裂声或者淡淡的糊味,此时苕干就烤好了。用两个指头掂起一根,在烘笼的竹条上抖掉碳灰,放在嘴里,嚼起来既脆又香。如果哪天碳火很好很多,我们还会烤整根的红苕。早上或者中午出门时,选不大不小的红苕洗干净,然后将整根埋入碳火里。放学回来,第一时间往烘笼边跑,急不可待地刨出红苕。由于红苕接触碳火不均,有的地方烤糊了,有的地方半生不熟。我完全顾不上这些,掰开红苕,咬下一口熟透了的,满嘴都是甜甜的、暖暖的,一直甜到胃里、暖到心里。这不值钱的红苕,顿时变成了人间美味。

岁月流逝,烘笼已不多见了,但偶尔还能看到这样的场景——在乡间的某个墙角里,一群人手捧烘笼,或坐或立或蹲,怡然自得。透过岁月的烟尘,这场景在我心底总是那么亲切、那么温暖、那么温馨。

九旬母亲放飞鸽子

□蒋小林

93岁的母亲不幸摔伤骨折,在医院做完手术后出院回家静养。大姐心疼母亲,专门买了5只肉鸽给母亲补身体。

5只鸽子全是几个月大的乳鸽,刚买回来时,全都处于第一次蜕毛期,不便宰杀。大姐让我再喂养一段时间,等蜕毛期过了再杀。5只鸽子装在蛇皮口袋中,我急匆匆地到宠物店买回一个笼子。对于养鸽,我是外行,不知道喂什么,二哥说鸽子喜欢吃绿豆,我便去超市买回了两斤绿豆,高兴地抓几把放在食槽中。想不到,5只鸽子只是假吃,不断地用嘴把食槽中的绿豆全都啄到了地上。

我急了,给大姐打电话,好在大姐认识卖鸽子的老板,他喂养的鸽子吃的是包谷。得到这一消息,我急忙买来几斤包谷。我把包谷放在食槽里,5只鸽子争先恐后吃了起来。转眼半个月过去,我天天喂鸽子、清粪便。5只鸽子渐渐和我熟悉起来。

一天又一天,蜕毛期已过,它们浑身的羽毛丰满了起来,油光发亮,一对深邃的眼睛也有了神采。看着它们漂亮的羽毛,我心中万般惆怅。一想到有朝一日它们就将成为碗中的一道美味佳肴,我十分不安:一个多月的朝夕相处,我与鸽子之间竟然有了难舍的情怀。

大姐打电话来,让我把5只鸽子全杀了,放3只在冰箱里冻着,炖两只让母亲喝汤,我哦哦地应承着。说实话,让我亲手将它们一只只杀死,我下不了手。想来想去,我把鸽子笼提到了母亲身边,从笼中捉出那只雄鸽放在手上,抓了半把包谷放在母亲手里,那只雄鸽仿佛明白了我的意思,看到母亲手里金黄的包谷,咕咕地在母亲手里啄起食来,看着这有趣的一幕,母亲笑容

满面。

“我明天把它们杀了炖汤给你喝好吗?”我认真地问。母亲抬起头来,一脸愠色:“好好的鸽子,杀它干啥?”“大姐专门买来给你补身体的。”我的声音很响。一听这话,母亲把脸一沉:“这么通人性的鸽子,杀了炖汤,我可舍不得,我不喝鸽子汤,不许杀,养着它。”我暗自松了口气,母亲的善良让我动容,那只雄鸽只啄了她手里几粒包谷,鸽子的灵性让她动容。“就这么天天养着,万一大姐来了……”母亲猜透了我的本意,她说道:“等明天天晴了,把它们全放了。”

放鸽的那一天,冬日的太阳照得人暖暖的,母亲打开笼门,笼中的鸽子却不肯出笼。我用手去赶,5只鸽子在笼中跑来跑去,在里面打转。实在无法,我只好把那只雄鸽捉出来放在母亲手上,母亲让我抓了半把包谷,有些不舍地说:“吃吧吃吧,吃饱些,我最后一次喂你,你吃完,放你自由啰。”那只雄鸽咕咕叫了两声,似乎听懂了母亲的话语扇动着翅膀。母亲手一扬,鸽子划出了一道弧线,飞出了门。笼中那4只雌鸽看见雄鸽飞向了天空,一只只也冲出笼子,扇动翅膀追随而去。雄鸽带着4只雌鸽绕着屋顶飞了一圈,突然落在了我们对面的瓦背上,4只雌鸽纷纷落在了它的周围。雄鸽突然起飞一个俯冲飞了回来,落在母亲手上,咕咕地叫着,仿佛是来谢恩的。

我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,惊喜地望着。那只鸽子,在母亲手中许久不肯离去。“飞吧,笼子不是你真正的家,你真正的家是自由的,飞吧!”母亲说完,动动手,那只雄鸽用力地扇动着翅膀,冲向天空。望着远去的一群鸽子,我和母亲相视会心一笑。

妻子的夸赞实是温柔陷阱

□黎杰

那天晚上,我卧在床头刷抖音。妻边看电视,边给儿子打电话。

妻喜欢与儿子通电话,一周不下3次。家里的大小事,妻都要在电话里给儿子说一遍,有些或许两遍都不止。儿子与他妈特亲近,喜欢听她唠叨,也许这是遗传吧。我常常对妻笑曰,儿子成你的小棉袄了,妻一脸得意。

此时,只听妻不无意地对儿子说,你爸今晚真能干,我有事没法回家煮饭,你爸居然自己买饺子回来煮。说完,还笑着转过头来看我一眼,竖起大拇指,给我做点赞状。那神情,我觉得别扭,但说不出,只感觉里面有内容。前面那些话我没在意听,这句煮饺子的话我听见了。

这点小事都给儿子说,妻够唠叨的吧。不过,妻那个“居然”用得对,她对我能买饺子回家煮晚饭开始也是挺惊讶的。不过,她在视察厨房后,对我赞赏有加,狠狠夸了一回,说碗洗得干净,灶台打理得干净,炊具摆放得也很整齐。

让妻一夸,我就“飘”了。

其实,我也得意于自己的行为。之前我可是从来沾烟火气,这事外人皆知。妻对煮饭十分讲究,她不想让我帮手,说我笨手笨脚弄不好,怕煮的饭不好吃。我正告她,煮个饭至于吗?你看我煮的饺子不是好好的么!

那晚,我心里的确有点小自豪。这自豪里,其实我还另有想法,儿子参加工作了,远在200公里以外,自己也成家了。他现在可得学着点了,不能像我。万一哪天儿媳不在家,儿子难道就不吃饭了么?我就是要给儿子做个榜样。

儿子知道我以前从未煮过饭,家里没饭吃

时就叫外卖。儿子对我能买饺子回家煮来吃一事也颇感新奇,在电话里一个劲地夸奖我说,我爸还可以嘛。妻子按了免提,那句话我听得清清楚楚。此时,我明白,对我的言传身教,儿子已经领悟到了。儿子这一夸,我更“飘”了。我对妻子的电话说道:儿子,你爸还行吧。儿子在电话那头嘿嘿笑了,他那有点夸张的表情我想像得到。

事后第3天,妻子给我打电话,说晚上又吃饺子。我说,好——我现在一听到饺子两字就有点小兴奋。饺子买回来,妻子坐在沙发里说,今天累惨了,我想吃吃你煮的饺子。我说,好哩!看我的手艺。

走进厨房,在锅里渗了水,打燃火。水开,下饺,看着沉入锅底的饺子慢慢在水汽蒸腾里浮上水面,我笑了。葱、姜、蒜、花椒面,我在碗里还放了些辣椒酱,饺子熟透,我就盛碗上桌。让妻先吃,我想看着妻吃。

妻夹上一只饺子,放进嘴里,大嚼特嚼,连说好吃,那表情夸张,眼里还藏着“狡黠”。我随后夹了一只。哈!少盐嘛,妻的夸张表情让我有些汗颜,这时,妻起身进厨房,端了酱油罐出来。妻说,再倒点酱油就更好吃了——好一个“更”字!

事后,妻子又打电话把这事告知儿子。妻子绘声绘色,把少盐的环节说得格外有趣。不过,后来的事儿让我始料未及,能把饺子煮好,有些饭也必须要我来煮了。至此,我才知道有些夸赞其实是一个美丽的温柔陷阱——用妻子的话来说,沾点烟火气的男人,更帅!